

在曠野中寄情

靳鐵章樂當音樂人

■ 文·攝影／郭麗娟

台灣的流行音樂發展中，在 19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，流行歌曲排行榜上最受歡迎的，是一群穿著 T 恤牛仔褲、背著吉他、自己寫歌自己唱的年輕人。他們大多還在學校唸書，在這段長達 7 年的時間裡，這些自彈自唱的年輕人不僅改變了台灣人對流行音樂的想法，在唱片公司有意區隔包裝下，創造出一個以學生為主的龐大消費群。

校園民歌的興盛，同時帶起「全民吉他運動」，在那個沒有卡拉 OK、KTV 的年代，「一起唱歌」是指三兩好友找個空曠的角落，拿出吉他，大家一起唱，這是年輕人最喜歡的休閒活動之一，也使得樂器行和吉他教室生意大好，當時市面上流行一種迷你歌本，定期更新、收錄歌曲簡譜大受歡迎，幾乎人手一冊。

原來，單純、誠懇的創作，只要能打動人心，不必過度包裝、不必媚俗妥協，也一樣能得到巨大的迴響、超越一時的流行，成為兩三個世代的共同記憶，在這段璀璨年代的眾多歌手中，靳鐵章既溫柔細膩又熱情奔放的曲調，至今仍一再被傳唱。

投稿創作 受邀電台錄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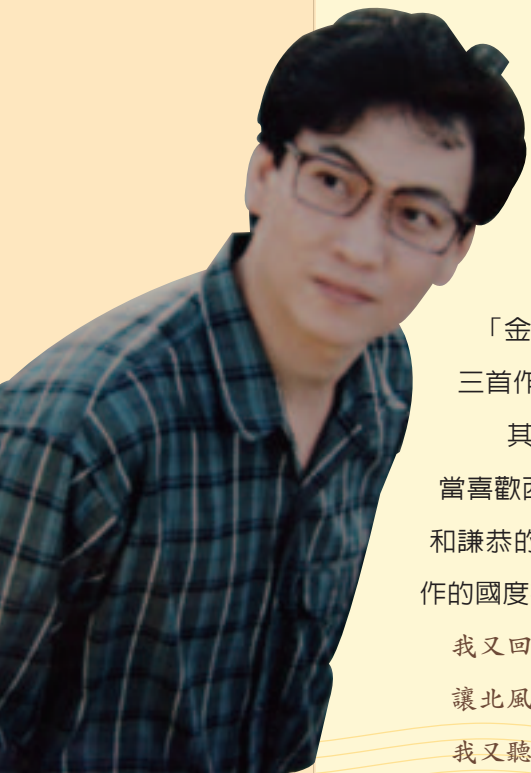
靳鐵章，1959 年出生於台北，父母都是老師，由於母親在光仁國小任教，靳

鐵章小學到高中都讀光仁中學，在一向注重音樂教育的光仁中學，靳鐵章參加過合唱團，初中時迷上 Peter Paul & Mary 的歌曲，高一學會彈吉他，並在 17 歲生日那天寫下第一首作品《晨曦》。

考上東吳大學化學系，大二那年，靳鐵章跟幾個同學組成「海冬青合唱團」，參加校內活動，唱了三首他的作品《海棠》、《忘川》、《黃昏來客》，其中，《黃昏來客》的詞改寫自鄭愁予的詩很有邊塞的風味，《忘川》取材自王鼎鈞的一篇散文〈忘川與憶湖〉，是首頗有哲學意味的曲子：

有一條小河叫忘川，
喝了川水就忘了一切，
忘了一切也忘了自己，
有一條小河叫記川，
喝了川水就記起一切，
記起一切也記起自己，
喝一口來自那忘川的水，
再喝一口來自那記川的水，
忘了一切又記起一切。

1977 年 5 月，廣播人陶曉清在中廣主持「熱門音樂」節目中，開始介紹「中國現代民歌」，現代民歌透過電台節目與一般聽眾的互動，並不僅於為現代民歌設專門的排行榜，在陶曉清號召下，聽眾開始將自己的作品錄成卡帶寄到電台發表，



甚至受邀到電台演唱錄音。

當時讀大二的靳鐵章也將作品寄給陶曉清，並受邀到電台錄音，受到鼓舞後，隔年參加新格唱片舉辦的第三屆「金韻獎」，入選創作組，「金韻獎」第五輯唱片中收錄他創作的三首作品：《漁唱》、《忘川》、《曠野寄情》。

其中，《曠野寄情》相當富有西班牙音樂色彩，靳鐵章坦言相當喜歡西班牙佛朗門哥吉他孤獨、蒼涼且節奏明確的音樂性，外表溫和謙恭的靳鐵章表示，每個人都兼具溫柔和熱情兩種個性，在音樂創作的國度裡，無意間讓人看到他熱情奔放的一面：

我又回到相遇的地方，一個空曠淒清的地方，
讓北風從我臉上吹掠，我的心也隨風飛翔，
我又聽到熟悉的音響，一種溫柔原始的奔放，
辟啪啪弦聲在山谷迴響，我的心也隨之盪漾，
千里冷月伴星光，但我的歌聲高亢，
啊……高亢！啊……我的心也隨之盪漾！

歷史人物 化為傳唱曲調

「金韻獎」第八輯中，收錄一首相當特別的歌曲，特別處在於靳鐵章以歷史人物「荊軻」為對象。

秦王政重用尉繚，一心想統一中原，不斷向各國進攻，他拆散燕國和趙國的聯盟，燕國太子丹原本留在秦國當人質，眼見國土被佔，便偷偷逃回燕國，物色一名勇士「荊軻」，收在門下當上賓，並希望他能親近秦王見機行刺。

為了博得秦王信賴，荊軻說服流亡在燕國的秦國將軍樊於期自刎，帶著樊將軍首級的荊軻，身上偷藏用毒藥煮煉過的匕首，從燕國出發到咸陽，太子丹和少數賓客穿上白衣白帽，到易水（在今河北易縣）邊送別，臨行前，抱持「不成功便成仁」的荊軻悲壯唱道：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」最後，行刺宣告失敗，荊軻也成仁赴義。

▲ 民歌風華年代，靳鐵章既溫柔細膩又熱情奔放的曲調，至今仍一再被傳唱。（靳鐵章收藏 / 郭麗娟翻拍）



▲ 靳鐵章（左一）和音樂界好友合影。右起：童安格、薛岳、蘇來。（靳鐵章收藏 / 郭麗娟翻拍）



▲ 東吳大學化學系畢業的靳鐵章，眼見台灣環境遭受嚴重污染，有感而發寫下《給我一片安樂土》。（靳鐵章收藏 / 郭麗娟翻拍）

跨越歷史蒼穹，英雄屍骨已寒，但為國捐軀的壯烈豪情長存，靳鐵章進入歷史情境中的「易水」，寫下《易水寒》重現英雄孤獨、蒼涼、豪放、瀟灑的本色，透過歌手施孝榮那原住民專屬的渾厚高亢歌聲，讓人對荊軻的行止既敬佩又感慨：

淡淡的對我說聲再見，
看那江水悠悠流，
聽那北風輕聲唱，壯士別了。
猛抬頭望那千古白雲，
多少英雄豪傑，
不以成敗論英雄，且仰天長嘯。
縱然一去不歸，縱然一去不回，
你那高亢歌聲依舊，而我淚已流，
瀟灑的笑聲千古長留……

靳鐵章的父母都喜歡平劇，對於靳鐵

章能寫歌，母親很鼓勵，有時也會教他一些歌唱技巧，還有提氣運氣的方法。靳鐵章說：「我當時不一定聽，但是事後試一下，發現相當管用。」

天水樂集 提出版稅構想

1980年冬，幾個年輕的音樂人，經常在台北新生南路的「紫藤廬」煮茶清談。其中有詞曲創作者、有歌手、也有唱片製作人，都是20幾歲的熱血青年。聊到唱片公司如何「欺負」年輕人，不禁同仇敵愾。最後，大家決定一起豁出去、乾脆脫離唱片公司體制，以獨立創作人的身分好好製作專輯唱片，「天水樂集」就此誕生。

他們年紀雖輕，卻個個大有來頭：蔡



◀「天水樂集」為李建復出版專輯【柴拉可汗】，該專輯1982年獲得金鼎獎最佳唱片的肯定。（靳鐵章收藏／郭麗娟翻拍）



琴和李建復是當時最受歡迎的民歌手，李壽全是「新格」旗下最搶手的製作人，蘇來、許乃勝、靳鐵章都是才華橫溢的詞曲創作者。

靳鐵章指出，當時唱片界不合理的情況，包括當年著作權法還沒通過，唱片公司要求著作權賣斷，靳鐵章的作品詞曲每首只拿3000元稿費，李建復錄一張專輯也只有兩三萬的酬勞，唱片賣得再好，也與他們無關。

當時教師的薪水約一萬元，一首歌詞曲拿3000元稿費對當時還是學生的他，表面上看起來不錯，但是畢竟不是合理的制度。加上唱片公司之間的門戶之見，歌者不能自由演唱喜愛的歌曲，無疑是一種阻礙進步的行為。

他們認為欲求突破，只有從根本著手，那就是組成團體，就這樣，以年輕人專屬的熱情，秉持「替音樂人爭取版稅權

益、替創作爭取自由空間」的理想，「從創作到演唱一以貫之，不假他人，不受商業箝制，完完全全，對自己，對大眾負責。」這段豪氣干雲的宣言，當年卻被視為「離經叛道」、「忘恩負義」。

「天水樂集」成立的時候，正是「雲門舞集」、「蘭陵劇坊」、「雅音小集」先後在舞台上掀起熱潮的時代，出版界「漢聲雜誌」崛起，報導文學方興未艾，鄉土論戰餘溫未退。新的啟蒙年代，彷彿就在伸手可及之處。

也在那幾年間，台美斷交，人心惶惶，「莊敬自強」口號喊得震天響，「美麗島事件」之後的大逮捕和軍法大審，吸引全國人民的目光。台灣經濟持續「起飛」，服務業人口漸漸追上製造業人口。

「天水樂集」的音樂形式揉合了西洋搖滾、古典音樂和傳統戲曲的風格，或可視為「中國現代民歌」這個脈絡經過數年

洗禮，吸收了豐富的製作、創作與市場實戰經驗之後，形式與內容臻於圓熟的典範。

「天水樂集」這個名稱，源於靳鐵章所寫的《天水流長》，當初就是因為聽到這首歌，大家才決定用「天水樂集」，靳鐵章的作品多半有著雄渾的風格，這首歌細膩中不失壯闊：

天上來的水，它綿延幾千里，
細看那水悠流，何處是盡頭，
天上來的水，它綿延幾千里，
傾聽那浪濤聲，迴響在胸懷，
五千年的激盪，在我血液澎湃，
大江東流流不盡，一片丹心照汗青。

「天水樂集」所出版的【柴拉可汗】和【一千個春天】，這兩張專輯的精神內涵或許承襲著「中國現代民歌」的脈絡，但就音樂形式而言，它們骨子裡是不折不扣的搖滾樂。

製作人李壽全迷戀1970年代Alan Parsons Project、Moody Blues、Yes、Supertramp、Pink Floyd等等「前衛搖滾」樂團的「概念式專輯」(concept album)，靳鐵章強調：「當時一般的專輯只是把一堆歌曲湊在一起，很少有人思考整張專輯內在的聆聽邏輯或者概念的連貫，音樂製作人也很少和編曲溝通。」李壽全算是當時第一個以「整張專輯」的規格去思考，並且對編曲很有想法的製作人。

長達11分鐘的《柴拉可汗》交響詩組曲，李壽全受到Chris de Burgh的【Crusader】專輯啟發，決定做一首結合演奏曲與口白橋段的長篇敘事詩，並且把故事背景設定在11世紀的蒙古平原，還邀請知名演員郎雄錄製口白，當年才22歲的靳鐵章發揮想像力，把李壽全的故事寫成四段式的長曲，前兩段「出塞」和「柴拉可汗」歌詞如下：

月亮親吻著銀白色的草原，
露水寒營火亮情歌聲聲唱，牛羊都睡了，
太陽燃燒著金黃色的沙原，

微風吹黃沙略炊煙冉冉升，
駝鈴陣陣響，
沙原上看我馳騁，
烈日當空聞我狂笑，
捲入千層沙浪中，柴拉可汗！
英勇剽悍沙原上，柴拉可汗！

這場轟轟烈烈的音樂大夢，許是「走得太快看得太遠」，聽眾不如想像中捧場，這兩張專輯竟成為「民歌」風潮末期的最後經典。他們原本打算出三張系列專輯，分別是李建復個人專輯、李建復和蔡琴的合輯、以及蔡琴個人專輯。

但前兩張的銷量不如預期，規劃中的第三張蔡琴個人專輯也就一直沒做出來，加上靳鐵章入伍服役、許乃勝赴日留學，大家意興闌珊，「天水」僅僅維持了一年多便結束。這兩張專輯總共花掉240萬的製作費，在當時是相當驚人的規模，投資發行的「四海唱片」老闆廖乾元最後並沒有回本。

「天水」解散不久，金韻獎停辦、新格唱片結束營業，市面上跟風抄襲、粗製濫造、標榜「民歌」的作品到處氾濫，「民歌沒落」之說甚囂塵上。新生代的滾石唱片與飛碟唱片相繼成立，以強勁的「企劃導向」方式替唱片界帶來一番新氣象，開展了台灣流行音樂的「後民歌」時代。



▲「天水樂集」為李建復和蔡琴出版合輯【一千個春天】。（靳鐵章收藏／郭麗娟翻拍）

「天水」的起落，正好處在「前浪」待退、「後浪」初興的交匯點。「天水」集結音樂人才獨立製作專輯、先爭取「百分之百的音樂製作自主權」，再找發行公司合作出版的模式，替1980年代末期林立的「音樂工作室」樹立了最早的榜樣。「這樣的合作方式，讓音樂人的想法得以不受唱片公司的無謂干預，也間接促成了後來台灣流行音樂百花齊放的榮景。」靳鐵章欣慰表示，版權和版稅的觀念，之後也透過許多音樂人奔走串連而成為共識，「強迫賣斷」的劣習不再，證明「天水」當初的堅持確實值得。

靳鐵章強調：「天水樂集對樂界的重要性在於它是『工作室』的發軔，那在當時被視為是大逆不道的行為，唱片公司認為我們忘恩負義，但是『版稅』的概念從



▲靳鐵章1988年在喜馬拉雅唱片出版專輯唱片。（靳鐵章收藏／郭麗娟翻拍）

這裡開始萌芽，我想這是個里程碑。其實當初是有點不自量力，但那時候嘗試組曲的東西，背後的精神是希望流行音樂能有各種不同的可能性，試著想做一些有深度和廣度的作品，雖然青澀，但我們的確做了嘗試。」

1982年冬天，在軍中服役的靳鐵章收到同班同學歌手李建復的信，得知【柴拉可汗】獲得當年度金鼎獎最佳唱片，讓他覺得所有的努力都有代價。

願作音樂人 期盼安樂土

化學系畢業的他，大學畢業前夕，正是台灣環境遭受污染最嚴重的時期，除了台灣第一件由民間自力救濟成功的「台中大里三晃農藥反公害事件」外，同一時期，李長榮化工廠污染了浦雅淨水廠的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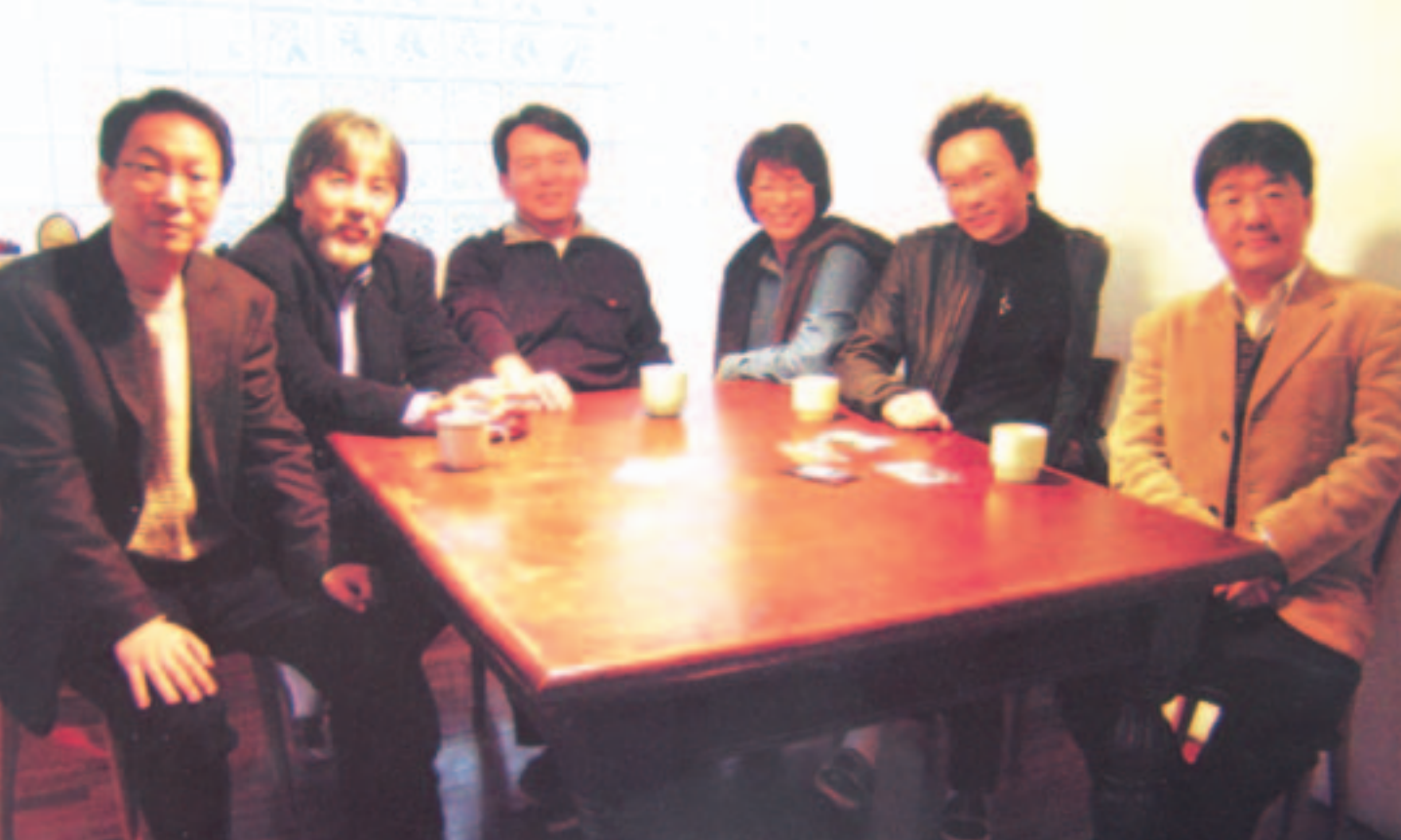
源，自來水公司緊急停供四萬人用水，終於讓常年的污染、居民的怪病，浮現檯面。水源里居民發動圍廠三次，從3天、12天，到425天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全天候輪班圍廠，甚至以水泥封住工廠大門。

靳鐵章有感而發寫下《給我一片安樂土》：

給我一片安樂土，
沒有黑煙和廢棄，
有新鮮的空氣可呼吸，
沒有喧囂和噪音，
有清脆的鳥語可聆聽，
沒有濁流和污水，
有清澈的小溪可垂釣……

退伍後，他在新竹某家科技公司擔任工程師，近四年天天與腐蝕性極強的「王水」為伍，他開始思索自己真正想追尋的生活，適巧，四海唱片提出為他出版唱片的計劃，他決定放棄穩定的有薪階級生活，聽從內心不安定、勇於接受挑戰的吶喊，再次投身音樂界。

1986年出版第一張個人專輯【給我一片安樂土】，1988年在喜馬拉雅唱片出版兩張專輯【半个月亮】、【容易寂寞的人】，市場定位為創作型歌手的他，寫歌可有什麼特殊習慣？靳鐵章歪著頭想了想，「好像每次寫歌時，媽媽都催著我吃午飯。」習慣利用早餐後寫歌的他，經常



▲「天水樂集」解散25年後，當年充滿音樂理想的夥伴重聚。左起：靳鐵章、李壽全、李建復、蔡琴、蘇來、許乃勝。（靳鐵章收藏 / 郭麗娟翻拍）

靈感泉湧時，都聽到母親叫他吃午飯，「我總是回答：等一下！因為吃個飯靈感就沒了。」而他的等一下，一等常常是一兩個小時。

1990年任職「飛碟唱片」，擔任製作人，期間曾為大學城、金玉嵐、葉歡、費玉清等歌手製作過專輯唱片，1994年轉任「李壽全音樂工作室」，期間開始與作家吳若權合作，在費玉清的【深情往事直到永遠】專輯中的《相思比夢長》，是連續劇「大玉兒」的主題曲，隨連續劇創下收視佳績，這首由吳若權作詞、靳鐵章作曲的《相思比夢長》也大受歡迎：

紛紛紅塵擾攘，歲月用風霜把淚深藏，
茫茫天涯走遍，寂寞辛酸，
悠悠時光流轉，再沒有青春能換滄桑，
默默擦肩而去，夜已闌珊……

另一首由孟庭葦唱紅的《冬季到台北來看雨》，是在一個冬日下著雨的清晨，靳鐵章有感而發寫下旋律，然後將心中所感告訴吳若權和李子恆，後

來兩人合作完成詞作：

冬季到台北來看雨，別在異鄉哭泣，
冬季到台北來看雨，夢是唯一行李，
輕輕回來不吵醒往事，
就當我從來不曾遠離，
如果相逢把話藏心底，
沒有人比我更懂你……

1994年，靳鐵章應聘擔任新力唱片製作部經理長達8年，為藍心湄、林慧萍、柯以敏、張智霖等歌手製作專輯。

早在10年前，任職新力唱片期間，靳鐵章就察覺到台灣唱片市場開始轉型成「偶像行銷」的制式化行銷方式，消費者是因為喜歡「偶像」而去購買唱片，真正的音樂創作被漠視，這種隨偶像走紅，趁勝追擊的「量產」現象，使創作人的空間被壓縮、不受重視，導致流行音樂的魅力也逐漸消褪，加上隨著科技進步，網路無遠弗界，唱片市場這幾年已隨之崩盤。

2001年，離開音樂界後，靳鐵章與友人創立「洛可可影音創意」網路公司，擔任總經理，以製作「動漫畫」影音作品為主，和圓神出版社合作出版作家吳若權的《戀雨》、《摘星》頗受歡迎，去年還和中華電信完成「3G」合作專案。

1980年代中葉，「民歌」漸漸成為



▲「天水樂集」出版的兩張專輯後來原版發行CD，靳鐵章珍藏其他夥伴的簽名封套。（靳鐵章收藏 / 郭麗娟翻拍）

歷史名詞，但是它在全盛期打下的基礎，讓台灣流行音樂擁有長期發展的雄厚資本，台灣在1980年代中葉到21世紀初，之所以能在華文世界擔負起流行音樂的龍頭地位，民歌時代奠定的堅固基礎，絕對是最重要的資產，民歌時代那股初生之犢不畏虎的「原創精神」、反映出青年世代思惟的「時代意識」迄今仍然是創作歌謠最珍貴的核心價值。

在「民歌風華」時代，靳鐵章參與其中，並投身流行音樂界長達20幾年，創作200多首歌曲，選擇音樂創作，讓他走上一條完全不一樣的人生道路，雖然有苦有樂，卻也增添人生色彩，誠如他所說，每首歌就像一個人生，有高低起伏，有舒緩激越，但只要是首「好歌」人生也就值得了，這是靳鐵章的人生體悟也是他對音樂創作的執著。 [圖]